



BOSHI WENKU

〔社会学〕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NONGMINGONG SHIMINHUA YANJIU

胡杰成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资助出版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胡杰成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野,以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揭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从城市准入、就业、居住、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等具体的领域考察了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化、代际差异、实践路径等方面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指出: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要求。

责任编辑:刘 睿

责任校对:韩秀天

文字编辑:贾 澎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 胡杰成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30-0741-2

I. ①农… II. ①胡…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5489号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NONGMINGONG SHIMINHUA YANJIU

胡杰成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13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12年1月第一版

字 数:241千字

ISBN 978-7-5130-0741-2/D·1293 (3667)

邮 编:100088

邮 箱:h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iurui@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9.5

印 次: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换。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谓“农民工”，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农民身份还没有得以转换又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乃至居住生活。这一悖论渊源于传统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和城市人严格划分开来，并把农民严格禁锢在农村内。在这种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下，农民既是一种职业，又代表了一种身份。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实现该战略目标的关键是处理好农民工问题。走过20多年风雨的农民工群体，已经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合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年轻的学者，也是我的博士生胡杰成出版的新著《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揭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具体展现这种机制在市民化不同领域的运作，并探讨由这种机制运作所决定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该书可以说是农民工问题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民工潮以来，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往，大多数研究者都基于现代化的惯性思维，立足于城市空间，围绕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与适

应来展开思考，往往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假设为一种理论上的应然和必然。他们试图回答的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过程是基于怎样的一种道路或怎样的一种模式，为什么是这样的道路或模式，此等道路或模式说明了什么、有何意义？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道路和理论模式都存在其本体性的缺陷——把为解释实践而构建的模型当做实践的根由，从理论来推理实践，人为地设定“应然—必然”之关系，采取化简方式来达到预期的解释目标。大多数研究都把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看待，而忽视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能认识到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不同向度的转型。

《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书从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互构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突破了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整体与个体、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的二元断裂的理论缺陷。作者认为制度安排、市场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度与程度，也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无力的，他们在城市的适应行动具有巨大的能动性，既再生产或维持了原有的结构环境，又逐步推动着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种行为适应与结构变迁的密切互构的过程。在我看来，随着现代性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开始成为寻求一种理性的“现代化空间置换”的行动主体，逐渐形成了“概括化他处”的思维与想象。他们的行动也逐渐陷入“他处”的结构性影响之中。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农民工自发探索出实现自身市民化的一些实践路径，这很可能为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指出一定的方向。

成功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丰富的社会实践也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条件。当代中国农民工在转型中面临的不少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一些新的实践经验需要我们总结和概

括。学界有责任和义务投身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综合动态的历史发展眼光与积极应对的现实主义路径，努力去回答在我国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如何确定农民工的历史定位？在城乡日益开放和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在农民日趋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传统农民与农民工的关系？现今的农民工与历史上的离土农民有何不同？新时期我国农民工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走向如何？农民工的转型对于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何意义？等等。

总之，面对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提出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面对国外社会学近年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面对正在推进社会建设的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学学科还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亟待动员有志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各界人士以更积极的行动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希望年轻学者胡杰成博士力作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农民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社会学学科的繁荣。是为序。

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2011年5月于桂子山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本书试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运用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揭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具体展现这种机制在市民化不同领域的运作,并探讨由这种机制运作所决定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

研究认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和舆论态度,农民工主体因素包括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体现为一种作为主体的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具体来说,社会结构对农民工的行为适应既具有制约性,如收容遣送制度对农民工进城的拒斥、城市就业政策对农民工的排斥、城市义务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等;也给农民工留下了一定的行动空间,如城市非正规就业领域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城市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默认不合法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在这种结构性背景下,农民工也展现出巨大的主体能动性。他们为了追求自身的生活目标,根据具体的行动情景而灵活采取各种策略,如面对收容时的“逃避”、在没有文化技术优势又缺乏高质量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埋头苦干”、子女受到城市公办学校的歧视就自己“创造”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新事物、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促使地方政府“变通默认”农民工子弟学校、通过非制度化或制度化的“抗争”行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等。他们也积极利用了各种行动资源,如个人的经济、人力、社会资源等,以及在特定行动情景下对社会舆论力量、政府关注等资源的运用。众多农民工的

适应行动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其个体发展需求，而且带来了结构性的后果，在参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断拓展着他们自身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经济与舆论空间，如收容遣送制度走向瓦解、城市义务教育制度逐步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政府日益重视农民工权益保障等。这使他们可以在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下继续市民化。农民工就是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密切互构中逐步走向市民化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农民工进城以来，农民工市民化的互构机制就开始发生其历时运作，这种互构运作的当前结果就体现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这种现状还将通过互构机制的继续运作进一步决定农民工市民化的未来前景。由于个体农民工之间在市民化意愿与能力上存在差异，不同代际农民工面临的结构性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农民工在市民化进度与程度上出现了分化。从现状来看，只有极少数农民工达到了市民化或准市民化，部分人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绝大部分人都处于一种城市边缘化状态，还有部分人返回了农村。展望未来，目前的边缘化农民工能上升至半市民化，甚至准市民化、市民化程度的总是少数，因为他们文化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市场竞争力弱，其中大部分将长期维持一种城市边缘化状态，并在失去年龄体力优势时，陆续重返农村。尽管如此，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农民工所处的市民化环境总体上不断走向更加开放与公平，市民化意愿和能力也一代强于一代，所以，他们将一代比一代有更大的比例实现市民化，一代比一代的整体市民化程度更高。

农民工还自发探索出实现自身市民化的一些实践路径，这很可能为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指出一定的方向。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应采取尊重农民工的首创精神、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加强农民工的市民待遇等措施。

Abstrac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which challenges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with field work and bibliography as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eep mechanism of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dicating the operation of this mechanism in various field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which are decided by the mechanism.

Scholars indicate that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s the process during which peasant-workers and social institution mutually constructed. The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 should includ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ublic opinions. As for the subjective factor, it should contain the desire and ability of the peasant-workers to the citizenization process.

On one hand, social institution restricts the behavior adjustment of peasant-workers. For instance, the institution of accommodating and sending back excludes peasant-workers from entering cities; urban provisions of work politics repel peasant-workers; urban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 children of peasant-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institution also leaves some behavior space for the peasant-workers. For example,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city provides jobs to peasant-workers; local government acquiesces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illegal school of peasant-workers' chil-

dre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peasant-workers organize their behavior in an initiative way. They take institutional and un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make use of all kinds of resources (such as economic, human and social resources, public opinions and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contend and strive for their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Some cases in points are like the following. They evade when facing the accommodating and sending back; they work deadly hard as they have no advantage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they establish school for their own children as the urban public school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m; they get support from public opinions, urging local government to admit those schools. All the adjustment behavior mentioned above not only satisfies the need of individuals, but also brings about institutional result: during the course of participa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 peasant-workers also change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us their own behavior space in the city develops.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institution of accommodating and sending back, the urban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gradually clearing their prejudice towards peasant-workers'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emphasizing the security system of peasant-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all the results of the those changes. Just during this mutual-construction process, peasant-workers gradually citizenized.

Ever since 1980s, when peasant-workers entered city, the mutual-construction mechanism is being in a diachronic operation process. The current result of this process is shown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asant-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d this "current citizenization" will therefore decide the prospect of peasant-workers citizenization in the future. Because in the peasant-worker group, the desire and ability to be citizenized differs greatly, and structured background also differs be-

tween those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 the process and degree of citizenization must be divided or even polarized. Currently, only very few peasant-workers are citizenized or quasi-citizenized, some are semi-citizenized, while the reminding majorities are still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he city or even go back to country. And it is thought that there is very limited chance for those marginalized peasant-workers to be semi-citizenized or even quasi-citizenized as they are low-skilled and low-market competitive. As a result, most of them will stay in the state of marginalization and will be back to country when they get elder.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generation replacement, generally the citizenization environment that peasant-workers face is being more open and fair, the desire and ability to be citizenized is being improved. Hence, the ratio of citizenized must be surely improved.

Peasant-workers have also found out spontaneously some practical paths of citizenization, which perhaps point out certain directions for ou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peasant-workers to be more citizenized, such strategies should be taken: to respect their initiatives, to provide citizen rights for them gradually.

1 导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3)
1.2 相关文献综述	(6)
1.3 理论视角与具体研究问题	(21)
1.4 研究方法	(31)
2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	(35)
2.1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因素	(38)
2.2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农民工主体因素	(52)
2.3 农民工市民化的互构机制	(59)
3 互构机制的运作与展现：市民化不同领域的考察	(65)
3.1 城市准入	(67)
3.2 就 业	(85)
3.3 居 住	(126)
3.4 子女教育	(148)
3.5 劳动权益	(176)
3.6 小 结	(201)
4 互构机制的运作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程	(205)
4.1 互构机制的运作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化	(207)
4.2 互构机制的运作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	(221)
4.3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	(237)

5 总结与政策建议	(245)
5.1 结论与分析	(247)
5.2 相关政策建议	(250)
参考文献	(257)
附 录	(277)
个案访谈提纲	(279)
后 记	(281)

1

DAOLUN

导 论

问题的提出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高度僵化的城乡隔离制度的制约，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乡隔离体制的逐步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城市体制外就业空间的发育和扩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14 533万人。^①然而，进城就业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先的农民就彻底完成了城市化，因为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位移，更重要的在于农民的市民化，即流入城市的农民获得市民身份，形成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从现实来看，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地域上由农村流入了城市，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入了非农产业，但是在社会身份上仍然是农民，不能享有市民身份及相应的市民权利，劳动权益也难以保障，在阶层地位上大多仍然属于城市边缘阶层，在文化心理上仍然没有形成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这极大地影响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切实推进。

^①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0年3月19日访问。

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还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城乡间的协调发展。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制约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的基本矛盾之一。^①它决定了我国农业长期实行超小规模承包经营，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增收困难，从而也成为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诱因。因此，减少农民，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农民工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这导致他们成为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农产业和农业之间的“两栖人”，无法彻底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从而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缩小。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农民工市民化是优化我国阶层结构的重要途径。社会学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一种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即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大部分社会成员可能都对社会感到不满；而当一个社会处于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即社会中间层规模大、成为社会的主体，这样的社会就比较稳定，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过上比较安定、丰足的生活，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利益一致，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大体上仍然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②甚至有些研究认为问题比金字塔的情形更为严重，是一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3～56页。他认为，制约“三农问题”的另一基本矛盾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

②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